

誰的 Lucky Plaze?

隨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降溫，曾經單日確診破千的新加坡，也逐步跨過病例飆升的高峰，走過鎖國防疫的幽谷，恢復往日的生活秩序。

面對復甦的經濟和人潮，星國政府格外謹慎，就怕疫情再度潰堤。因此，日前針對市中心兩間百貨商場：幸運商業中心（Lucky Plaza）和柏齡大廈（Peninsula Plaza）發布人流控管規定，8 月底開始，居留證或身分證末碼為奇數的人，只能在奇數日進去商場，偶數號結尾只能在偶數日進去。

即便是去過新加坡的人，大概也會對這兩間商場的名字感到陌生，因為它們並不是潮流又新穎的百貨公司。為什麼限制人流的商場不是匯集名牌精品的 ION、義安城，或是遊客前往聖淘沙必經的 Vivo City，而是針對幸運商業中心和柏齡大廈這兩個商場，進行人潮管制呢？

人行道的野餐聚會

時間倒回 2019 跨年前夕的新加坡，幸運商業中心的照片出現在各家新聞頭條：12 月 29 日，幸運商業中心外發生一起司機失速衝撞行人道的車禍，造成兩死四傷，六名受害者皆是來自菲律賓的家庭幫傭，年齡介於 37 至 56 歲。

幸運商業中心位於百貨商場林立的烏節路，平時遊客就多，假日更是人流暴增，週末越是靠近烏節地鐵站就會看到越多菲律賓面孔的女性，她們多半集中在幸運商業中心外側的人行道，與朋友一同席地而坐的聊天、拍照、野餐。

車子失速衝撞上的地點，就在幸運商業中心後方納麥路的人行道，兩名死者當時和朋友一起坐在地上野餐慶生，來不及起身逃開，被車子衝撞後，連同車身墜落至地下停車場的車道。

41 歲的死者在菲律賓育有 21 歲及 20 歲的兒女，他們在網路上看到案發現場的影片，沒有認出壓在車下的是自己的媽媽。

案發後一週，當地媒體到車禍地點發現依然有不少菲律賓移工坐在人行道上休憩，受訪移工無奈地表示：「我們還能去哪裡？我們沒有選擇，沒有別的地方適合我們。」

新加坡的小馬尼拉

司機肇事的咎責必然走向重判，但也有些聲音認為，如果當時人行道上沒坐這麼多人，就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傷亡。為什麼菲律賓移工喜歡聚集在人擠人的烏節路？為什麼習慣坐在人行道聚會？這要從烏節路與幸運商業中心的空間變化談起。

烏節路是新加坡很早開發的街區，70 年代初期就是國際公認的購物天堂。1978 年宣佈動工的幸運商業中心，是新加坡第一棟全自動空調的購物中心，開幕後取得巨大的成功，吸引許多消費者和印尼、馬來西亞等鄰國的富商來消費，甚至登上《國家地理雜誌》的特別介紹。

同樣在 1978 年，新加坡開始引進外籍家庭幫傭，隨著經濟發展，家庭幫傭的人數從一開始的 5 千人到 1988 年激增至 4 萬人，不同年齡和職業的外籍移工來到新加坡後成為隱形的消費大軍，服務各國移民工的商店應運而生。

接下來的數十年，新加坡各地的百貨商場跟隨起飛的經濟不斷增加，隨著生活型態改變，這些購物中心的地點更靠近住宅區、遠離市區，消費者更喜歡留在他們生活的社區購物，導致烏節路的百貨公司生意受到影響，最老舊的幸運商業中心更是面臨商場轉型的命運。

漸漸地，幸運商業中心早期的古董、手工藝品等精品店，逐漸被更主要的客群——菲律賓移工的需求所取代，如今一樓有許多平價的紀念品商店，方便移工準備禮物箱（Balikbayan Box）寄回鄉；往高樓層走，隱身不少菲律賓移民經營的美容與美髮店，服務眾多假日休息的家庭幫傭。不僅如此，菲律賓的連鎖速食店 Jollibee、二手服飾店 ukay-ukay，也不約而同選擇到這棟商場開設海外分店。

對剛到新加坡的菲律賓移工而言，幸運商業中心是拓展朋友圈的起點，也是紓解鄉愁的地方，這裡提供菲律賓道地的美食、個人用品與休閒娛樂，讓移工得以在這裡與同鄉好友相聚，為了滿足移工的生活需求，寄送包裹和海外匯款等服務也紛紛進駐商場。比起幸運商業中心（Lucky Plaza）這個名字，菲律賓人更常稱這棟商場為小馬尼拉（Little Manila）和菲律賓中心（Filipino Centre）。

為何席地而坐

儘管幸運商業中心提供各式移工生活所需的服務，但對聚會的人來說，商場空間無法提供久坐，人們也很難在裡面不斷消費，於是商場周邊的人行道就逐漸成為移工群聚的地方。

據媒體報導，車禍事件死傷的六名菲律賓移工當天相聚在幸運商業中心後側的人

行道野餐慶生，死者友人提及：「她們每個週末都會在這裡聚集，通常中午 12 時後，就會有人陸續到場鋪墊，準備野餐。」

新聞底下有網友留言：「在路上野餐？為什麼？」顯然這樣的空間使用行為，與本地人的習慣格格不入。事實上，移工群聚鬧區席地而坐的景況，並非源自移工母國的文化習癖，這和烏節路的公共空間變化有很大關聯。

過去烏節地鐵站上方是一塊公園綠地，因為交通方便，假日許多移工到公園野餐。2007 年，這片綠地成為大型百貨商場的建地，商場剛建好時，移工們依然習慣來到這裡，坐在商場外的廣場聚會，但廣場很快就架設路障，移工只好往外移到人行道。

最終，本地人、遊客、移工，在這條繁榮的街道上集體劃分了隱形的界線，妥協彼此都能自在的距離。假日走在烏節路，可以買到新加坡最昂貴的精品，也可以看到最多席地而坐的家庭幫傭。

移工在假日群聚人行道的景象，在新加坡的小緬甸：柏齡大廈（Peninsula Plaza）周邊也能看見類似情形。鄰近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柏齡大廈，同樣位在市心地價昂貴的地段，假日總是聚集了緬甸不同族群的移工。如今這棟服務緬甸人的各式需求的老舊商場，也成為後疫情時代的人流管制地點。

和幸運商業中心的菲律賓移工處境雷同，聚集在柏齡大廈的緬甸移工，都是沒有私領域的家庭幫傭或建築工人，一旦離開工作場域，只能往戶外流動。我曾經坐在柏齡大廈的走廊休息，不久就和其他同樣席地而坐的顧客一起被大樓的保全趕走。當時我搭著窄小老舊的手扶梯在五層樓之間上上下下，在沒有消費的情況下，最終還是得走到外面的人行道，才能滿足想久坐休息的需求。

再建一個幸運商業中心？

早在十年前，就有倡議者關注家庭幫傭沒有足夠公共空間活動的情形，直到車子撞死坐在人行道上休憩的移工，才有更多人發現新加坡的移工設施遠跟不上人數增長的數目。

2019 年新加坡的家庭幫傭人數已達 25 萬 5800 人，每五個家庭就有一家雇請女傭，這樣龐大的人數在週日集體湧入城市各處，形成休憩空間不足的困境。雖然菲律賓移工也會到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和碧山宏茂橋公園（Bishan-Ang Mo Kio Park）聚會，但這些地點無法取代幸運商業中心位居市中心且便於匯款寄貨的重要性。

當地媒體曾經訪問聚集在人行道聚會的菲律賓移工，有受訪者表示，希望新加坡政府能為移工在烏節路一帶設置適當安全的場所，避免車禍悲劇再度發生。然而，在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形成一處讓移民工願意走進去並感到放鬆自在的空間，並不是「再建一個幸運商業中心」就能解決的簡單問題。

如果建造一棟以移工休憩空間為目標的場所，不僅讓本地人卻步，更可能形成對特定空間的污名。畢竟，幸運商業中心從叱咤 80 年代的商場轉變為新加坡最大的菲律賓社群中心，是通過本地人和移工的消費習慣，共同改造成如今的樣貌；是使用者定義空間，並非空間決定使用者該是誰。

如今的幸運商業中心，還得撐過一段低迷的冰河期。管制人流的政策，不僅是對移工使用這些場所的行為進行控管，也幽微地反映將移工視為高風險感染者的歧視，以及大量移工到假日只能擠在有限空間活動的事實。

法國哲學家 Henri Lefebvre 曾說：「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什麼才是合適又安全的空間？假日坐在人行道的移工，是休憩、是解放，卻也是在城市生存不得已的妥協。人流控管雖然減少移工群聚的機會，但空間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解決了移工宿舍大規模感染肺炎的難題，後疫情時代，另一個新加坡沉積已久的移工空間困境，才正開始浮現。